

也談古代印度漢名

南華大學佛教學研究中心兼任講師 徐真友(Richard Spahr)

現在中國人叫「印度」，這個稱呼並非現代用法，而是古已有之。到底這個名稱起自何時？據本人研究，它最初應該是出現於玄奘的譯著之中，例如《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》以及《大唐西域記》。由於玄奘的定名以及影響力，才使它普遍流行，而逐漸成為一個固定的名稱。¹

玄奘之前在中國史書以及其他文獻中已經提到印度這個國家，《後漢書》作「天竺」，《史記》作「身毒」等等，底下我們將會詳述。

佛教文獻中通常稱印度為閻浮提、瞻浮洲等等²，這是從梵語 Jambudvīpa(巴利語 Jambudīpa)翻譯過來的(dvīpa, dīpa 意為洲)。Jambudvīpa 等稱法在阿育王的碑文中已經使用了。此後也出現在佛教梵語、巴利語、以及古代錫蘭語中，但是這只是個佛教文獻對印度的專有稱呼。(見 CDIAL 5134)在印度古籍《往世書》(Purāṇa)中 Jambudvīpa 的意義較廣，指整個世界，而稱印度為 Bharatavarṣa 或 Bhāratavarṣa，這個稱呼直到現在還在通行。印度貴族階級稱北印

¹ 根據《大漢和辭典》，印度的稱法在《宋史·天竺國傳》已經使用到。

² 見《梵和大辭典》該詞條，以下簡稱《梵和》。另見《印度佛教固有名詞辭典》該詞條，以下簡稱《固有》。

度為 *Āryadeśa* 或 *Āryāvarta*，顯然後面這些稱法在漢譯佛典中都未曾出現。

「印度」一名似乎不是印度傳統對自己國家的稱呼，本文將探討這個名稱的來源。季羨林先生在《大唐西域記校注》(頁 162-4)³ 中曾經詳細討論此一問題，他廣泛參考了前人的研究成果，對於這個問題，似乎已經給出相當明確的答案了。可是，在大藏經中有幾份重要資料他沒有注意到，⁴因此以下我們打算再補充一些新的看法，並廣泛討論其它相關問題。

我們現在先來看看玄奘在《大唐西域記》中怎樣介紹「印度」這個名稱：

詳夫天竺之稱，異議糾紛，舊云身毒，或曰賢豆，今從正音，宜云印度。印度之人，隨地稱國，殊方異俗，遙舉總名，語其所美，謂之印度。印度者，唐言月。月有多名，斯其一稱。(《大唐西域記》卷二，大正 51，875 中)

此處玄奘透露一項重要訊息，就是印度各地人對這個國家的稱呼都不相同。(事實上這種情形玄奘之前如此，玄奘之後一直到現在還是這樣。)可是接著卻又說，這個國家的名字總稱印度，意為月。(此處似有矛盾)他接著又說「月有多名，斯其一稱」。最後這句話是說對了，古代印度語言中月亮有數個名稱，其中 *candra* 與 *mās* 是最通用的，*candra* 字根為 *cand*(意為明亮)，*mās* 在印歐語

³ 《大唐西域記校注》(唐)玄奘辯機原著，季羨林等校注，新文豐出版公司，民國八十三年五月。

⁴ 此外，他也未參考英國語言學大師 H.W. Bailey 的 *Prolexis to the Book of Zambasta* (Khotanese Texts Vol. VI, Cambridge, 1967, p.414)，詞條 *himduvau*。

中有許多同源字，都是月亮之意。另外兩字為 *śaśin* 及 *indu*，通常只用在詩頌及譬喻中，不是一般通行的稱呼，也沒有在後來的語言中留下什麼衍生字。(見 CDIAL 該詞條) *Indu* 一詞除了「月亮」之外還有幾個意思(見 MW, PW 該詞條)，可是卻沒有被用作地理名稱，玄奘上面的說法可能說得太遠了。接著他又很精巧的想出一個說法解釋「印度」之為國名與「月亮」之間的關係，並且又提到另一個名稱(婆羅門國)：

言諸群生輪迴不息，無明長夜，莫有司晨，其猶白日既隱，宵月斯繼，雖有星光之照，豈如朗月之明！苟緣斯致，因而譬月。良以其土聖賢繼軌，導凡御物，如月照臨。由是義故，謂之印度。印度種姓，族類群分，而婆羅門特為清貴，從其雅稱，傳以成俗，無云經界之別，總謂婆羅門國焉。⁵

玄奘本人似乎對這個解釋也不太滿意，因此他又從地理的角度說明「印度」這個國名與「月亮」之間的關係：

若其封疆之域，可得而言。五印度之境，周九萬餘里，三垂大海，北背雪山。北廣南狹，形如半月。

玄奘這個說法，慧琳在《一切經音義》(大正 54,765c)也引用到，並且他又提出另一個解釋：

⁵ 義淨在《南海寄歸內法傳》中也有類似的說法：「印度譯之為月，雖有斯理，未是通稱，且如西國名大唐為支那者，直是其名，更無別義，又復須知，五天之地，皆曰婆羅門國。」(大正 54,222a)

印度，或言天竺，或云身毒，或作賢豆。皆訛也。正言印度，印度名月，月有千名，斯一稱也。良以彼土聖賢相繼開悟群生，如月照臨，因以名也。一說云：賢豆，本名因陀羅婆他那，⁶此云主處，主謂天帝也，當以天帝所以護，故世久號也。

由以上資料，我們可以知道，事實上印度人對他們自己的國家或地域並沒有固定的稱呼。

我們現在就嘗試來解決這個問題。

可能在唐代及之前很長的一段時間，「通用梵語」(popular *sāṃskṛta*)是僧人、旅行者等在多語的西域及中國的溝通用語。⁷在此同時，通用梵語在印度也已經是通行的溝通用語，這是一種簡化了的梵語，從婆羅門階級逐漸流行到其他階級。在佛教團體中也用它作為溝通語言，因此中國僧侶由西域到印度除了這個語言之外大概不需要其他語言。

西域所使用的通用梵語並非一種純粹梵語，它有一些詞彙是借自西域國家的語言。這種語言老早就沒有人使用了(因此詳細情形不是很清楚)，不過幸運的是大藏經中保留了兩部辭典，這是用來教導使用漢語的僧人，讓他們具備初步的梵語能力，以便在中國或西域可以和各國人士溝通。這兩部辭典是《梵語千字文》(唐義淨撰，大正 No2133)以及《梵語雜名》(唐禮言集，大正 No2135)。它們原本是用漢文與新疆婆羅米文(*Brāhmī*)編成的，後來婆羅米文被

⁶ 我在文獻中找不到**indra-pattana* 一詞，即便是有，*indra* 也無法變到 *indu*。

⁷ 早期的溝通用語是印度西北方言犍陀羅語(*Gandhāra* 語)，後來被通用梵語取代了。

改為悉曇文(Siddham)，這個過程造成了許多錯誤，使得某些語詞變得無法理解。可是我們依然可以從中取得許多有關此種通用梵語的訊息。⁸

在《梵語雜名》中，列出了許多當時的國名與地名，其中以「天竺國」對譯 *indu-deśa*(此為羅馬化，悉曇文參見大正 54, 1236a)。就目前我們所知，這個複合詞是西域梵語專用的，並未見於印度文獻。*deśa* 義為地域或國家(例如，此詞典就以「漢國」對譯 *cina-deśa*，出處同上)，此處的 *indu* 與正規梵語中義指「月亮」的 *indu* 並不一樣。這個詞(*indu*)應該是從古代焉耆語與龜茲語(或稱為吐火羅語 A、B)**induka* 縮略而來的，而**induka* 則又是從伊朗語族的 *hinduka* 衍生而來(這個演變是很容易了解的，因為龜茲語沒有開頭氣音 *h*-或帶氣子音)。目前留下的龜茲語的文獻不多，不過《宋高僧傳》在介紹西域人釋滿月時，提到以前的資料，謂「龜茲不解天竺語，呼天竺為印特迦國者」。**induka* 這個詞又被借到土耳其、維吾爾、蒙古等語言中。

中國認識「印度」是從漢武帝開始。「印度」第一次出現在書面記載，是《史記》卷一百二十三《大宛列傳第六十三》，記載張騫出使大夏時，第一次說到這個國家，他稱之為「身毒」：

⁸ 本人目前正在從事這兩部古代辭典的重編工作，如果我們能夠做出精審詳細的注解，這樣，它將會成為研究中古時期中亞、西域之語言、文化、歷史的重要參考資料。

騫曰：臣在大夏時，見邛竹杖、蜀布。問曰：安得此？大夏國人曰：吾賈人往市之身毒，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。

《後漢書》卷一一八，《西域傳》卷七八，第一次用到「天竺」的稱呼。《後漢書》卷一一〇〈杜篤傳〉記載為「天督」。

根據最近的考古學和碑文，可以確定在古代伊朗帝國時代(大約公元前五百年)，即稱 **Hinduka**。此名從何而來？是 **Hindu** 加上 **-ka**。**Hindu** 本是西方的一條大河的名字，在印度稱之為 **Sindhu**，即辛度河⁹。因為伊朗語的開頭不用 **s-**，凡是遇到 **s-**，則改為 **h-**，並且濁音不帶氣(如 **gh>g**，**dh>d**)，所以 **Sindhu** 到了伊朗語就變為 **Hindu**。這種變化是因為這兩種語言之間發音規則的差異。**Hindu** 再加上字尾 **-ka**，就成為辛度河這一個流域的名稱。因為外國人要從西方進入印度首先必須經過辛度河流域，慢慢的這個名字便擴大稱此半島。所以我們可以確定，**Hinduka** 在漢代是胡人(伊朗語族以及其他中亞語族的人)對印度半島的稱呼。

我們必須記得漢武帝時代的張騫，他在大夏¹⁰的時候聽過有「身毒」這個地方，大夏當時是個純粹的伊朗語族地區，為月氏所佔領。因此他所聽到的這個詞，應該就是操伊朗語的人或月氏人的

⁹ 在佛經以及《大唐西域記》等文獻中 **Sindhu** 河一般作「信度」或「辛頭」(參《一切經音義》)，另外在《水經注》則作「新頭」或「新陶」。這幾個漢譯詞當然是直接由印度語 **Sindhu** 而來，它指的就是現在的印度河。**Sindhu** 一詞之本義及其印歐語字根，參見 EWA 該詞條。

¹⁰ 大夏約當今天的土庫曼(Turkmen)，與印度之間有著重山峻嶺的阻隔。

口音。我們現在幾乎沒有保留有關月氏語的資料(文獻、文物)，因此我們很難知道 Hindu 或 Hinduka 當時怎樣發音。¹¹也許大夏及月氏人經過顎化而把這個詞讀作 *çindu(ka)(ç 舌面中)或 *śindu(ka)(ś 舌面前)。或者也可能是張騫自己聽錯而以「身毒」來與 Hindu 對音。另外，根據最新的漢語上古音研究，「身」這個字可能讀為 *hlyin，而在張騫出使大夏的時候也許中國某地還保留這個古音。¹²「毒」字的古音則比較確定，它讀如「篤」，可擬為 duk。所以「身毒」便可擬作 *hlyinduk，這當然就是指伊朗、大夏語 hinduka 的音譯。

無論如何，「身」在《切韻》時代是個三等字，屬於顎音開頭的字，它不可能被拿來對譯印度語形，Sindhu。而且意思也不合(Sindhu 是河流名稱，而身毒則指印度半島)。不管怎樣，《史記》的「身毒」很快被《後漢書》的「天竺」取代了。

據唐代《切韻》，漢代的「天」字是四等字，擬音為 thin。根據最新的漢語上古音研究，此字可能讀為 hlin。約在西元 200 年漢代的《釋名》以「顯」解釋「天」，因此在漢代至少有的地方「天」的讀音是以氣音 h-開頭。¹³

¹¹ Hinduka 這個詞也被希臘人借走，但是語形稍有簡略，作"Indoi(*ivōoi*)等。因此到了拉語又變為 India 等，而後又從這個拉丁語形轉到所有西方語言。

¹² 唐代顏氏注《史記》時，在索隱部分，有「身音乾」的注。顏氏住長安時，當地有很多胡人(伊朗人)。應該可以確定「身毒」是伊朗稱呼印度的名字。

¹³ 「天」的這種以氣音 h-開頭的讀法，還保留在「袄」(《廣韻》呼煙切 hin)中，它是伊朗拜火教的專用術語。在唐代以前這個宗教早已在中國廣為流行，《魏書》、《南史》、《北史》、《北齊書》、《隋書》中有提及這個宗教，稱之為「胡天」，「袄」字應該就是「胡天」的縮略形，因此是個氣音 h-開頭的字。

唐代時，「竺」本來有兩個讀音，一讀如「篤」；一讀如「竹」。當然此字應讀如「篤」，但在中國早期改讀如「竹」，以後就沿用「竹」的音，而捨棄「篤」讀法。

我們比較可以知道「天竺」在漢代的音。當然，這個字也是代表伊朗的 *hinduka* 的音。很可能在漢代時，已經有音變，「身」變為「天」。到唐代時「身毒」與「天竺」的音已經相距甚遠，所以玄奘才想使用通用梵語的名稱。

在以上的討論中，我們分別從音韻及詞義兩方面得到一個同樣的結論，就是漢語對印度半島的所有稱呼(身毒、天竺、印度等等)都是直接間接從胡人(古代伊朗語族的人)對印度的稱呼(*Hinduka*)而來，而不是來自印度人對自己國家的稱呼。漢語文獻對印度還有許多不同的稱呼，比如「賢豆」、「捐毒」、「懸度」等，¹⁴這些本文並未詳細處理，但是我們相信它們基本上與上述結論是一致的。雖然一般人會認為這是個小題目，可是這樣的研究是必要的，因為目前我們一般所使用的工具書(《如佛光大辭典》、《中華佛教百科全書》等)還沒有把比較新的研究成果吸納進去，以致無法清晰的呈現這個論題的完整面貌。

¹⁴ 《史記》的唐代「集解」、「索隱」與「正義」中還提到其他不同的稱呼。

【略稱】

CDIAL

R. L. Turner, A Comparative Dictionary of the Indo-Aryan Languages, London 1973

EWA

Manfred Mayrhofer, Kurzgefasstes Etymologisches Woerterbuch des Altindischen, Heidelberg 1956–1980

MW

M. Monier-Williams, A Sanskrit-English Dictionary, Oxford 1899

PW

Otto Boehtlingk, Rudolf Roth, Sanskrit-Woerterbuch, St. Petersburg 1855-1875

◎編者按：本文係作者以中、英語口述，由蔡奇林先生轉寫為中文，並加以潤飾而成。